

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

万长松, 林豪庭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考是一致的,恩格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对于社会的考察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对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进行了独到的阐发。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一个由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前提、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嬗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最终和解等内容构成的思想体系。值此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之际,系统梳理并深入阐发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于我们在新发展理念下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恩格斯;自在自然;人化自然;两个和解;生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5-0001-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5.001

Engels'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Engels' Birth

WAN Chang-song, LIN Hao-t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were consistent in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ngel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s reflection, integrated his investigation into society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natural sciences into it, and elucidated uniqu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ngels'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n ideological system composed of ontological premise, historical evolution as well as final reconcil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or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Engels's birth, systematically teasing and profoundly elucidating Engels'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a cruci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o establish a beautiful China with lasting green mountains, green water running along the long rivers, and constant fresh air.

Key words: Engels; homelikeness and naturalness; humanized nature; two reconciliations; life community

自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分化而出后,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便与人类本身如影随

收稿日期:2020-06-23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8SJZDI007);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0_1901)

作者简介:万长松(1969—),男,黑龙江呼玛人,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形,始终贯穿于人类生产实践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随之变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这个问题突出地摆在人类面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切哲学自然观关注的共同主题”^[1],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概莫能外。恩格斯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高度一致的,恩格斯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社会现状的历史考察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恰逢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之际,重新梳理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于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和推进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关于“自然”概念的双重意蕴

“自然”这一概念在恩格斯的著作之中多次出现,然而在不同著作的具体语境之中,这一概念又有着不同的实际内涵,其含义主要体现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这两个层次。首先,关于恩格斯对自在自然的相关论述问题一直都存在着争议,争议的源头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对自在自然的相关论述。马克思认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P220)}可见马克思从未将这一抽象的自在自然视为其哲学研究的现实对象,因为自在自然作为“非对象性存在”对马克思来说就是无。那么,恩格斯仍谈论自在自然是否就造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自然观上的对立?我们需要对恩格斯所谈自在自然这一概念的出场予以批判,厘清恩格斯到底在何种意义上谈论自在自然。第一,自在自然作为人化自然的前提出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自在自然已不同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但又与人无关的、抽象的、自在的自然。恩格斯所言及的自在自然更多的是指自然史意义上的自在自然,它是在逻辑上作为先于人类最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对象。人化自然这一观念是相对于自在自然的观念而衍生出来

的,但相对于那个逻辑上先在的自在自然来说,人化自然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展现了其相对于自在自然所具备的现实性。从实践本体论的视角来看,自在自然是人类最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指向所在,它是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得以可能的必然前提,因而它的历史性存在——先在性必然是无可辩驳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已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人化自然亦是在自在自然这一广袤的基础之上由人建构起来的。第二,自在自然在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批判中出场。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谈到,“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面对着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3](P412)}而这个自然便是旧唯物主义所关注的那个与人脱离的、僵死的、孤立的自然,它与恩格斯所强调的联系的、发展的自然图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恩格斯之所以谈论自在自然其目的是要指出旧唯物主义传统自然观中对自然描述的缺陷和不足。第三,自在自然在人的分化与产生的科学例证中出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都从未否认过自在自然的先在性,他们将自在自然视为人类活动的前提,这是对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扬弃。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自在自然与人的生成与分化有着必然的关联。恩格斯在论及人的产生问题时谈到:“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3](P421)}的确,人正是通过劳动才得以生成并从自在自然中分化而出。自在自然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它为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无尽扩展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尽管它的范围将随着人类的分化产生而逐渐缩小,但却永远不会消失。因此,在人类的生成问题上言及自在自然是科学的也是合理的。脱离了恩格斯的具体文本语境,将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完全等同于抽象的自在自然是缺乏理论根据的。

其次,恩格斯自然概念中的核心内涵便是人化自然,这与马克思所关注的自然是相一致的,那些以模糊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将恩格斯划在旧哲学的圈子中,通过“抑恩扬马”来制造“马

恩对立论”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3](P484)}从这里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恩格斯所谈论的自然与马克思相同,亦是由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活动所建构的人化自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论及费尔巴哈对人与自然的描述时谈到:“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若要实现自然界和人由抽象向现实转变,就要“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同样也要将自然界视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界去考察^[4]。可见,恩格斯所关注的自然就是现实自然——人化自然,他何至于在全面而深刻地批判费尔巴哈自然界的非现实性后反而自己却陷入了费尔巴哈的缺陷之中?当人类从自在自然中分化和产生后,自然界在人类面前便以双重身份呈现,一方面是在整个人类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活动范围内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实践活动尚未探及的如“澳洲新出现的珊瑚岛”一般的自在自然。在劳动这一介质的作用下实现了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但这一转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将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向前推进。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双重身份之中,只有那个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与人打交道,被人类认识、利用与改造的人化自然才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也就是说,恩格斯“他使用的‘自然’首先是指经过人活动中介的自然界”^[5]。那个与人无涉的自在自然早已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退出了哲学研究的视野,与其相关的知识亦是作为一种常识存在于人对自然的认识前提之中。

综上所述,恩格斯所论述的自然具有双重意蕴,一方面是指在探讨人化自然、人类的生成

问题与对旧唯物主义自然观进行批判时所关注的在逻辑上具有先在性的自然——自在自然;另一方面就是指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由人类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建构起来的现实的自然——人化自然,这也是恩格斯自然概念的核心内涵,由于其所针对问题的领域不同,所以兼谈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是并不矛盾的。对于恩格斯的自然概念,我们既要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深入分析,又要结合具体语境考察不同语境下自然概念的真实内涵,只有如此,才能彰显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本有面目,否则我们就会像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 Schmidt)等“马恩对立论”学者一样,将恩格斯重新拖回旧唯物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遮蔽了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实践本体论境遇中的理论光辉。

二、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三个层次

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可以分为:人与自然的原初性统一;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三个层次,这是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展开深入历史性思考的结果。首先,在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的一个层次就是在人与自然相互生成、相互依赖背景下的人与自然的原初性统一。他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P38)}正是劳动将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但即便如此,人也还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样,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界也不是先天存在、始终如一的,它亦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自然若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便不会成为现实的人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同样,人离开了现实的自然界便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基础。所以,从生成论意义上来说,人与自然相互生成、相互依赖,二者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达到本体论层面上的统一。恩格斯在讨论以自然规律预防人类实践活动造成的较远活动影响时谈到:“这种事情发生的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

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P560)}由此可见,人与人化自然从产生那天起就将二者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始终处于一种共生状态,这种共生状态是人与自然在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活动过程中达到的内在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同于对立统一,它是原初性的统一。也正是在这种原初性统一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才能被纳入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考之中。自然界就是人本身,人从自然界中看到的就是人的本质性力量——感性对象性力量,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相反,它是人类在过度追求物质利益的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异化。在这个异化的状态中,人类不再满足于支配自然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是开始无限度地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类异化的欲望,当然,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异化欲求的满足,亦有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其次,恩格斯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原初性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这种异化关系集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无限度征服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自人类步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异化需求的无限性这一矛盾是制约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逐渐由支配自然转向了对自然的无限度征服。“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3](P422)}这种征服其最大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可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但在资本逻辑下,这种征服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人类的现实需求。人类对于自然的这种无尽征服往往会给自然界造成巨大的损害。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就提及了土耳其红颜料染坊对伍珀河的污染^[6];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还谈到伦敦工业化生产对大气和人的生命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影响^{[2](P409)},这便是人对大自然无限度的征服所造成的恶果。“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

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7]这种报复甚至会摧毁人类现有的一切文明,给人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危机。因而,如何扬弃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最终和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批判所生成的“自然报复论”思想,对于当下深入分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来说,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最后,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和解进行了阐释。这种和解将伴随着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扬弃——共产主义的实现逐步达成。恩格斯认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P63)}这种和解状态就是《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所阐发的共产主义,它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最终达成,“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P185)}。共产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扬弃了异化的自然主义,在这种关系之中,人与自然达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自然界对于人来说就是其本质力量的外化,人与自然关系真正实现了异化的扬弃,并完成了其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对立向原初性复归统一的历史进程。这种复归就是恩格斯对未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所进行的展望,并且,恩格斯也用尽一生致力于这种和解的最终达成。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深入而全面的,他用历史的眼光洞悉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历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个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并在向世人提出警告的同时,为未来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指明了方向。这对于当下合理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来说意义重大。

三、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和解路径的探索

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是恩格斯所处时代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人类只有在面对自

自然的报复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才会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进行深入地反思。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无限度地攫取自然资源,这种攫取自然资源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自然界的自我补偿速度。因而,恩格斯认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首先就要掌握自然规律,科学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谈到:“我们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P560)}显然,人与自然在恩格斯的视域中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主体,人与自然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已经达成原初性统一。在这种统一中,人类掌握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并得以支配自然界,但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往往会对自然界进行无限度的征服,这一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自然规律相违背的,它超出了自然界的自我承受限度,最终往往造成自然环境的恶化,为自然界报复人类埋下了伏笔。美索不达米亚、古巴等地区毁林造田最终致使土地遭到破坏、水源枯竭和季节性洪水就是违背自然规律遭受自然报复的典型案列。那么,人类何以能避免这种报复?恩格斯所致力于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恰恰为合理地认识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规避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因为它就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3](P149)}。人类只有在实践本体论层面上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统一体,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认识、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

其次,恩格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8]这种变革由于科学技术的差异化使用也产生了二重化的现象。人类利用科学技术

一方面可以迅速提高生产力,促进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中具有更多的优势。“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3](P560)}这种由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认识能力的提升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演进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了今天的人类文明;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产业的不断升级,这种产业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浪费,尤其是绿色技术的发展更是为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使用也为资本家无限度地征服自然提供了便利。对于资本家来说,“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3](P562)}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家迅速推进生产工具的改良与创新并以此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不仅为人类改造自然提供了实用工具,同时也加剧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破坏。由此可见,唯有科学技术的合理利用才能真正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并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下,要正确看待科学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上的作用,既要看到其“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2](P193)},也要看到在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所衍生出的生态危机。我们始终应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利用科学技术审慎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最后,无论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还是对科学技术的合理利用,这都只能是调节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必要手段,究其根本,还是要诉诸社会制度的变革,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扬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实现二者的最终和解。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效益是资产阶级追求的唯一目的,这种目的追求已经超出了人

的自我生存需要,此时的自然资源在资本家眼中已经不再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资料,而是成为一个异己的、与人对立的并可以为资本家谋取巨额利润的有用物。自此,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的无限度征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陷入了异化状态。在这一以牟利为终极目标的生产实践过程中,资产阶级不惜剥削、压榨工人以至于到了“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的地步。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工人通过异化的劳动,生产出不从事生产并能支配其生产劳动的那个异己的、敌对的力量——资本家。此时的工人在资本家面前呈现出的亦是一种非人的状态——生产机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也随之出现。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恰恰就是人与人异化关系的外化,然而,要从根源上消除这种异化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P561)}因此,就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从更深层次洞悉了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根源所在,意图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之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终和解。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恩格斯所表达的这种和解从来不是一种期待我们达成的特定状态,它只是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应当遵循的原则,如何达成人与自然最终和解的实践路径与手段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社会状况为转移。不可否认,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亦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科学构思是具有思想高度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和科学内涵。

四、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科学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厘清了二者之间异化关系的前提和界限,并对如何扬弃这种异化、实现人与自然的最终

和解展开了系统的思考。在 21 世纪全世界面临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于当下指导我们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9]这一理念与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是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现代性表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清晰地阐释了在新唯物主义视域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性统一,这种统一不仅仅局限于生存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亦不是在资本逻辑下自然界作为保障人类正常生产生活的有用物意义上的紧密关联,它们之间所展现的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高度统一。在这种统一中,自然界就是人本身,二者的统一关系超越了传统旧哲学视域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一种扬弃了主客体对立与实践本体论境域中达成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就是恩格斯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异化关系后所要达成的和解状态。所以,唯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深层次内涵,以及这一理念所具有的深刻哲学理论基础,才能使这一理念的现代性、科学性和深刻性得以充分彰显;同时,也才能更好地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来引导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其次,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引领。当下,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本初关系——感性对象性关系,而不能停留于一种对立的异化状态之中。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让我们得以从价值层面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恩格斯认为,“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3](P548)}我们将这句话进一步引申便会得出

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人离开自然界将一无所有,其中甚至包含着那个生存着的人本身;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中,人类的成功总是短暂的,自然界势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自然对于人的价值所在,决不能仅从效用关系的视角去审视人与自然关系,自然界不仅仅是资本逻辑视域下的有用物,它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以绿色发展为基调的生态文明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最新成果。”^[1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两山理论”“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等绿色发展理念,为实现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些思想与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的思考是高度契合的,它们是当下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价值引导,亦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奋斗方向。

最后,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11]这就要求我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恩格斯认为,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主要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把握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办事。时至今日,违背自然规律无限度地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从而遭受大自然报复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们绝对不能再食违背自然规律之恶果。同时,我们要正确发挥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要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同时也要看到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对自然的破坏也比以往更为严重。我们要进一步规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正视生态文明下绿色技术范式的建构、绿色技

术的发展,以及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2]。另外,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深化改革以调解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状态有着一致的思考,那就是要诉诸于制度变革以实现共产主义。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亦站在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们更要正视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在“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 [1] 汪信砚.论恩格斯自然观[J].哲学研究,2006(7):10-14.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4.
- [5]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21.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6.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54.
-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
- [10] 邓明丽.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时代价值[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53-58.
- [11] 习近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美丽中国[N].人民日报,2020-04-04.
- [12] 刘焕明.生态文明逻辑下的绿色技术范式建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12):40-44.